



四十年的离愁别绪

许少君(市区)

父亲兄弟姐妹4人,大姐叫春枝,听父亲说,姐姐长得很漂亮,但是很早就夭折了。父亲是长子,下面还有一个妹妹,一个弟弟。那时,因为家庭非常困难,难以以为继,1924年,妹妹三岁时,无奈地送了人。父亲从小就喜欢这个小妹,因此哭得死去活来,但是最终还是未能留住妹妹。

当时,只知道妹妹是被一个罗姓的上海人抱走的,之后没有任何消息了。这也成为了父亲心中一个永远的痛,当时他就暗暗发誓,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找回妹妹。父亲是个不苟言语,但是内心却异常坚忍的人,他要找回妹妹的这份决心,谁也没有想到会坚守那么多年,会那么执着。

父亲长大后与母亲结婚,生养了7个子女。一路走来,非常不易。父亲从小就在店铺里当学徒,后来在奶奶的帮助下,和母亲一起开了一间布店,与后来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的“兴华广货号”毗邻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因为国家进行

公私合营,父亲进了国营供销社系统。又过了几年,父亲被分配到一个远离城市的山村供销社工作。他在那个叫西溪村的供销社,一呆就是17年。

小时候,我也去父亲工作的西溪村住过一段时间。那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千年古村,一条通京古道穿村而过,迄今村里还遗存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大量古民居、店铺货栈、禅院遗址。绕村而过的那条溪水,就叫西溪,潺潺地流向远方,也带走了这个村落古往今来的一些人文和故事。

父亲在西溪村工作的那些日子里,闲余时间倒是多了许多,这也让他为寻找妹妹拥有了大把的时间。那时,父亲白天工作,晚上无事,就不停地写信,四下投寄,到处寻找妹妹的下落。那时,交通落后,信息闭塞,要在茫茫人海中,寻到自己离散的妹妹,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但是,父亲却多少年来一直坚持,决不轻言放弃。其中,他为之付出的艰辛与努力,所经历的酸甜

和苦痛,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

经过父亲的不懈努力,最后在1965年,在兄妹离散了四十年后,终于奇迹般地找到了远在贵阳的妹妹。那时,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网络传播平台,不然,这事一定会引起广泛的关注。但是,在西溪村,在我家所居住的丽水四牌楼那一带,还是成为了当时人们街谈巷议的一桩让人感慨万千的事儿。大家无不为了父亲的这种执着和坚持而感动,也为他们兄妹重逢而高兴。

那年春节,当父亲的妹妹我的姑姑从遥远的贵阳来到丽水时,兄妹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。母亲说,那个场景,那些辛酸的泪水,让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我的家里现在还珍藏着那时姑姑和我全家所照的一张全家福,照相馆在那张黑白照片上还题了一句诗:兄妹久别四十春,相逢团叙合家欢。让人感怀至今。

其实,从父亲寻找自己妹妹的这件事中,所表现出的那种努力与坚持,多少年来,也一直让我感动不已,并从中也感受到血浓于水的那种亲情的力量。

出走

任海嘉(景宁)

走在自家楼下,迎面走来几个人,领头的是一个脸色菜黄的上了年纪的女人,后面跟着的是住我楼下的两个女孩。细看,大的愈发出落得标致起来,小的也长高了不少,应该快小学毕业了,两个女孩的目光怯怯的,连走路也小心翼翼,脸上没有女孩子该有的灿烂。三人撑着伞往外走。我张了张嘴,但问候并没有出来。以往,习惯打招呼的应该是跟女孩她妈。我这才想起好久没见到她了。

女孩的爸爸姓胡,暂且叫他大胡吧。大胡老家与我老叶的老家距离不远,可以说是同乡。本是不熟悉的两家人,因扯上同乡关系,很快就熟络了起来。平日里,家里临时缺盐少油时,便会相互借取。看到我家有钢琴,他家小女儿也会上来弹会儿,过下“钢琴瘾”。当在

外地的我急着找到家里沉睡的老叶,便遥控她俩帮忙敲门叫醒……正如古语说,远亲不如近邻,如此友好相处着。

去年某天,在楼下碰到大胡老婆,老叶顺口问起:你家大胡呢?好久没看到他了。正打算骑车送女儿上学的她似乎被问住了,脸上瞬间没了笑容,低声说,你打电话问问他吧!

陆陆续续地,一些闲话传了过来。说是大胡与婚前女友旧情复燃,居然抛家别女,跟人家住到了一块。颇有正义感的老叶觉得大胡毕竟和妻子生养了两个女儿,无论如何还是应该以家庭为重。于是电话劝说大胡“悬崖勒马”“回头是岸”。大胡便诉说女友因他而离婚,老婆因此责骂他,他只能做如此取舍。不用说,老叶的劝告终是不起作用。

日子便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。大胡仍是销声匿迹。偶遇大胡老婆,仍见其匆匆的身影,要么送女儿上下学,要么买菜回家。她的日子应该是不好过,哪有女人不在乎这种“叛变”呢?但作为母亲的她,脸上并没有过多的忧伤,仍用她习惯性的微笑面对周围探寻的目光。但其小女儿少了原有的那份活泼,看人时的眼光变得怯怯的,这多少还是有点刺痛了我。

近来感觉好久未照面了,偶会提起,老叶也说没看见。今天的遇见,大胡老婆仍不见,代替她领着女儿出去的女人,可能是保姆或者亲戚。心想,大胡老婆终是选择外出打工去了么?终是“忍痛割爱”,是为了做回“自己”?多年居家的她能够顺利谋职么?是否一切安好?

一切不得而知!

但,惟愿如此!

下雨天

叶儿(市区)

嘀嗒嘀嗒,密集的雨从清晨到夜晚,从夜晚到清晨,好像一首唱不完的歌,循环往复!

雨天,总是让人遐想,或浪漫或忧伤。快乐的人把雨声当作音乐,忧伤的人把雨帘当成泪奔,勇敢的人把自己比作在暴雨中穿行的海燕,仿佛雨天里都写着故事。可是今年入夏以来,这雨下的,有些任性,没有节制,连续的雨天,带来了许多不便。习惯了蓝天白云四季花开,花香鸟语风和日丽的南方人,还真的不太习惯这雨水浸泡的日子。听着窗外的雨滴声,浏览着各种途径汇拢来的雨情信息,脑海里不禁浮现前不久朗诵过的熊培云《下雨天》里的诗句:雨水飘摇,落于万家屋顶。晴天张开的欲望,像墙角收拢的雨伞。

雨天也曾经是美好的!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那是杜甫描写的《春夜喜雨》。张志和描写的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,那也是挺美的意境。也许每个人都记得孩童时穿着凉鞋,不要大人抱,偏要自己走,为的就是淌那些水坑,“啪”地溅起水花,大人生气了,你乐了!稍大点,在我老家的雨天也是值得期待的。拿个畚箕,跑到小溪或者水沟旁,把畚箕围在一个较小的地方,拿一根树枝在上游拨打几下,再提起畚箕,里面已是小鱼小虾活蹦乱跳了,然后飞奔回家,母亲一边责怪弄脏衣服一边就忙着烧火。那种收获感、满足感是童年里难忘的快乐,永久的记忆!最美好的当然是情窦初开时的雨天啦!有人为你撑伞,一路淅沥雨,一路窃私语,无惧风雨大,只恐路太短。当你在伞下被半拥着走过一段路时,身边撑伞的已淋湿了衣裳,爱情的种子也在这细雨中萌芽!那是青春的洗礼,雨天里的幸福!

如今的雨天,有时也会撑一把彩色伞,与友做伴,走走聊聊,亦或独自行走在雨水中,身边静的只有雨滴声,没有别的喧嚣,时间停止了,我的脚步放慢了……有时也还会穿一双塑料凉鞋,淌在水中“啪啪”作响,溅一裤脚污水,似乎又寻回一点童年的乐趣。当然长大成人后,雨天里就会有一份担忧,尤其是随着气候的变化,雨水有时让人琢磨不透,强对流天气时时会有,也就是被气象专家称之为厄尔尼诺现象。无论是阴雨连绵还是狂风骤雨,心里便会想着亲朋的安危。

世间万物以度为准,适度就好,过度则反之。今年的夏雨,下了很多天了。撑开的雨伞仿佛还没有收拢的欲望,蓝天白云还在遥远的北方,我不想怒发冲冠,只想将蓝天白云向往,风调雨顺是你我的祈盼!